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八

詳校官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二十七

常熟潘永因編

尤悔第四十四

龍袞江南録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宫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宫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王文正公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陜處士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旦袖此詩求退遂得請寇萊公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窗間朝夕吟哦之説者謂萊公之南遷不如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於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

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是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為擇佳婿須少年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名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

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物如失丁笑曰其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於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曰煮羊惟堂中為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劉孟節槩天資絕俗酷愛山水好為詩慷慨多大節樂

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歸青之南有冶原乃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居之每游山獨挈飯一甖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屢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嘗寓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為宮使居鍾山

呂以啓講和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其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懐履坦失戒同戲闗弓之泣非踈礙足之辭未已而溢言旨達弗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兹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斆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惟呰堁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予昔則一朝

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内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與達命之情親疎寘於所同愛憎融於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倘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趍時便事吾

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蘃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趍舍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趙名想在朝夕惟良食自愛王呂隙末曲全在呂荆公之荅或法或巽操縱可以隨意獨計呂之負恩反噬喪心厚顔為此曲筆亦復委婉曲折若此

荆公初執政用惠卿為心腹惠卿指擿教導以濟

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仍為公畫刼持上下之
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及公去位薦以自
代既得志恐公復名欲逆閉其途凡可以中公者
無不用至發其私書且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
京也荆公與京同生戊子故謂之齊年公由是得
罪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追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
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

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於居民問之知為蔡氏皆不肯售至有隨以詬罵者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哀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瘗之先是海陵徐神翁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

皆謂東明向日之象可卜富貴未艾及京貶死潭州

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盧多遜南遷朱崖踰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因訪之嫗不知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宦一子仕州縣盧丞相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荒到纔周歲盡室淪喪獨餘殘老一身流落居此意實有待盧丞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或見於此一

怏宿憾耳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呂辨者蔡元長門人也蔡罷相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因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今古亦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蔡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

幸免

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

毋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此不可為訓存之以見義方之教當於嬰孩也

紹興和議成顯仁太后將還欽宗挽其裾曰寄語九哥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與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既歸所見大異不敢言未幾后失明募醫療者莫効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更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已足其一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

知吾之隱謝遺一無所受但曰太后不相忘累脩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而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高宗母顯仁韋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或對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當是金人畏飛相傳其狀貌故后習聞之耳不知后北轅時飛尚未知名也

曹泳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再適泳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婣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往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享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泳日益顯為户部侍郎尹京會之殁泳謫新州而亡碩人挈二子取喪歸葬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餔趙德老觀文亦

厲氏壻碩人從父婿也憐其貧老無倚招至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廬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使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覆不可料如此方泳盛時鄉里奔走承迎唯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泳銜怒跡越時德斯為里正泳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一介致書於泳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泊

新州之貶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掇

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

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黄德潤事阜陵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内禪一日

退朝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賛公

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

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

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

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復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壽皇在重華宫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淚下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宫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臺聞委巷小兒争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枉自呌耳凄然不樂自此不豫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閉户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後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

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屢年蒙恩北
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
閉户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
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久之益公每舉之以為士
大夫末路之戒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已
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
有愛寵林夫人見其意似非常亦推枕隨之忽見彌

遠欲投池中林急扶起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為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熈青詞云老臣無罪何

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
旦預陳易簀之辭竊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
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
思末路屬封豕長蛇之薦食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
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
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
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媿劬
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

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闌靈掃兵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葢似道手筆也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性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别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傷逝第四十五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横戈開邊枝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緑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顔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假歌鬟驚鴻也曰吾憶先王

將覺預誡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脩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鎻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江幾鄰休復云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寺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胡瑗字翼之

熈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圮折數十百丈蕩摇十餘里覆壓

甚泉唐天寶中氷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説泉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畧曰氷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葢謂是也

司馬温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絡聖初磨毁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視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自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强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生死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

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
但個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李禿翁曰西方不無此
便是疑信之間若真實信有西方正好著力如何說
著力不得也

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
州聞坡卒為舉哀行服出俸錢於薦福禪寺修供以
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

李方叔祭東坡文有云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

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時冰華居士錢濟明祭坡文有降鄱陽於十三世夫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云元祐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之云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鄱陽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録獨劉

罷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

有為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

呼之以别魏公也子華既下世陸司農為作挽章云

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

宋稗類鈔卷二十七

宋稗類鈔卷二十八

常熟潘永因編

宗乘第四十六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

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歐陽文忠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閲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曰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

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其

膝之屈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

燒煉而不以示人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有圓照大

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頴州僧正顒華

嚴者從之得法以歸公聞而致之亳館於書室親作

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

數十其一扃鐍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啟閉人

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弗得公適至問狀顥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顥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也薨之夕有大星殞於寢洛人皆見之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熙寧中吳處厚官洛下公時為亳守遺吳書託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處厚因以偈戲

之云是身如泡幻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惟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既之曰承此偈見譽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熙寧前未有談禪者自富鄭公得法於圓照大本於是

一時幡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温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説而温公尤信蜀公遂以為譏温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别温公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

張文定公方平奉佛甚謹杜祁公衍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名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手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大覺璉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啟萬乘既臨於舜殿兩階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璉遂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

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伥伥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

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世稱其精理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為信耶

楊次公留心釋典嘗上殿神考問佛法楊並不詳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次公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懼度作導師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絶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

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燈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

李木魯䎿子暈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舒王丁太夫人憂讀經蔣山與元禪師游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叩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經世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

公試觀能感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黄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余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産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説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華嚴經阿僧祇品是如來説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欲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毁佛駡祖亦可也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竒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宅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師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别俟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縁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乆别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

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
筆記於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
落茶毘一箇僧

蘇長公赴杭過潤佛印正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
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
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
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

公許之便解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
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
帶永鎮山門遂取衲裙相報公有絶句云病骨難堪
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
山舊衲衣
韓熙載妓樂數百月俸盡以散之常敝衣芒屩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
以為笑樂又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乞食自謂

不為俗情所縛可以說法為人二事甚類坡詩似

用裴事

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黄州儋州惠州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

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過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林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盻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

飯處痾屎撒尿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
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
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
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
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東坡云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
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
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

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𠹬浴人且共肉身
游戲但洗但洗俯為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
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
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
黄龍寺晦堂老子甞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
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
乎爾山谷乃服

山谷嘗言利害毁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虚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感利惡害怒毁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此山谷

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恥然亦何曾似渠用工解説到此地位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為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而安止荒邨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因間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塜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燃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

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亦自此微矣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初為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語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為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畧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為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蓋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

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畧與南等從悅既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為文悅以别之
吕申公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游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禪寺隨僧齋粥講説性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饒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

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如是我乃不能耶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叅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為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

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
高妙名倚松集
如璧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
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其梅花一聯
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
仁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
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呂紫微云饒德操為
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

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

好貸夜牕三十刻胡床趺坐究懈風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

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為趙氏之封疆即時有僧問話云太皇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莫不稱歎嗚呼太皇之聖内外稱為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宋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葉石林云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為破戒蘇子由為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隔限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釵釧又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衢州獲嘉縣民戕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嚙之㸰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𦝤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鼂載之伯宇嘗記其事鼂無咎又作賛以稱歎之

政和丁酉真州慈受禪師懐深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嚙嚙一牛脛骨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梃敺逐亦竟不去衆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

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示希有之異聞

提者得不少悛乎又其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脈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徽宗時濟南府開元寺因更脩掘地得石碑盖會昌中

汰僧碑也字皆磨滅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緑鬢僧惡碎之後有詔改沙門為德士遂符其言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改僧為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假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真定大歷寺有藏雖小而精巧藏經多唐宫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

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

書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其後江

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

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

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椅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

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

公爲之擊節吁彼老而汩沒於名利之場貪得不休

升高履險而不知戒其有媿此僧之詩多矣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觀官於河朔夜見司

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辭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胡少汲夜夢游一寺與勒和尚衲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汲手持長鑱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在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俱寂明日入山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哦旁皆嘆息中有一僧云萬

慮俱寂句法甚勝明日是將動也似覺復寐自理前
頌增住為主人動轉為客二語於出句上廣為八句

道教第四十七

柴通佐字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公幹山樊覩一鷹
帶綵條朐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蓄遂
取以歸道遇少年就索柴即與之少年媿謝傳以符
術授丹筆一枚曰遇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
不喜執役遂竄迹兩蜀到處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

金以助行囊後游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真君筆乎方知得遇乃太乙即求披戴住閿鄉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為之要賜茶藥束帛時百餘歲喜服氣能長嘯精神如中年人觀即唐軒轅游宮有明皇詩及所註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後呼為柴先生觀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中手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雙松間一席當空為棲隱地

強名曰藥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足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兊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敝不輒易隆冬則卧雪浴氷盛夏或擁毳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菴絶人迹蕪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菴傍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翁他日覬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師既絶物顧見者足纔踵門輒嫚駡詬

其隱諱皆控其所不聞於人者發之必慚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齎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為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著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是不得脫自晨達午不解鄉人祈師師曰令縱汝去鄉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名見賜褐加禮遣還祥符中章宗復名館於開寶寺造塔道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師

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輙仆師摩其項掔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為太子師撫之曰他日為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宫中同裝服畀出脩敬師閉目端坐閲數十人内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為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裼并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淮楚吳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衡淮汴下流二川與衆水東至泗益千里而合復道

漣入於海海潮來去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
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
以制漳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
之法號曰澄因大師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
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
入一小殿殿前有山甚高山面一洞上既入乃招羣
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

花流水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處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竒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别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自失者屢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

何術以致之也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欲噬公方甚怖時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瞋目罵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邪道士惶駭而退蔡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翼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

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此葢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

樞密安公諱犯御名傳元祐末為江東漕因游廬山太虚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皂巾領徒七人迎謁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至觀謁陸靜修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歴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為公卿

韓待制子倉言貴城山中一道士命小童持鐵湯瓶出觀買酒小童中道登厠以瓶掛樹端瓶重木弱為風所摇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黄赤即煆以火付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陰識其木試之輒効年逾六十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未嘗乏絶私念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會觀前一賣卜老人不問年之荒歉以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為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

肆密告以意老人曰余能是久矣其人不之信期他日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觀户鄰房數輩穴壁竊窺之則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煆次下藥物少間傾注於地赤金爛然方把玩稱歎不虞窺壁者一擁而入倉皇不及收因之喧呶爭奪二人者竟壓死矣衆亦因是坐獄葢天地至寶鬼神所秘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國子能致非時果菜

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紿以得於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密察其所為則無妻息獨卧圃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挽接益久纔畧告曰今夜三更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當有一語授公苟少差違則遂成虚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强制之漏向盡論道急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論道歎恨彌日使人舉而葬之屍

如輕泡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欵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欵留數日乃别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拓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絶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頼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

復見汝耶因大怒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蘂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駡之朝夕憂懼若水為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傳以為笑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畫像曰當日先生在市㕓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

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住教之尊奉前代如秦皇漢武間亦留心於此然至於道君則亘古所未有也宣和中黄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焰赫然而林靈素為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等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急致之俄震雷大霪霪皆濁流少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内門

以外赫日自若上益奇之宣和末死於溫州未死前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置所賜萬歲藤杖封窆甚固建炎初惟下溫州籍其資而已後數年有內侍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駝裘丈夫負壁而立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得至此曰吾亡命耳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時又有王仔昔者

初館於蔡京爲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不肯受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葢上先黙禱而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仔昔一作資息

王仔昔倨傲又少戇帝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若僮奴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

得罪宦者馮浩譖之甚力獄中書示其徒曰上蔡

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竟被誅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幸數名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

靈素倏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

頃果中宫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

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仙班中與臣等列

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睥視嗤曰是間何乃有妖

魅氣也時露臺妓李師師師者出入宫禁言訖而師師

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
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
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開講於寳籙宮一道者怒目立於前靈素問爾
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以在此道者
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
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有種
者得茴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岳之趾仍遣衛監送

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艮岳茵香已成林矣

宣和間崇尚道教四方矯偽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為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為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為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

狡獪有智數不肯為己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與相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若口為魯公言其故異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為是力請乃能於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為尼嘗覲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常密語所親妾喟然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敬禮之神翁臨别獻詩

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

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兩宫

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位至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

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

前以俟晚潮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遥見山上

有閣歸然問居人曰此何山曰金鼇山高宗乃登焉

入閣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

信神翁能前知為神仙中人也

鄂州黄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鉅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云汝何人也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入明日視石黄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饒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盗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

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藏於軍資庫中

宋稗類鈔卷二十八